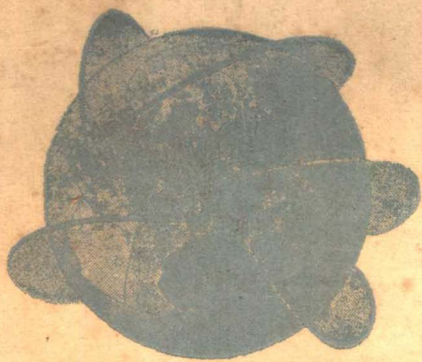


# 國際新形勢解說

張鐵生著



聯華出版社印行

國際新形勢解說

國際新形勢解說

著作人 張鐵生

發行人 陳立德

發行所 聯華出版社

香港大道中卅七號三樓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

## 寫在卷頭的幾句話

在一個早晨，君白跑到我這里來，說：有一些青年朋友希望我寫一點關於國際新形勢的東西，並且他們連標題都擬好了。我從君白手里接過那寫着標題的紙一看，稍為考慮一下，就答應寫了。

那標題共有八節，合起來可成一本小冊子。我所寫的，除去第四節以臨時需要的原故另換一個標題而外，其餘都沒有更改。現在這八節都寫好了，可算對那些青年朋友繳了一次卷。

最近的國際形勢真可算是千頭萬緒，並且「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千頭萬緒的國際形勢同中國並不是沒有關係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更有研究國際形勢或國際問題的需要。以此，這本小冊，我就把牠當作我繼續研究的一個開端，同時也希望牠能做那些青年朋友共同討論的一個參考。

張鐵生 三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 目 錄

- 一 反法西斯戰爭後的國際矛盾…………… (一)
- 二 最近國際形勢變化的軌迹…………… (八)
- 三 今日的美國…………… (一四)
- 四 從門羅主義到杜魯門主義…………… (二一)
- 五 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政策…………… (二七)
- 六 世界民主勢力的輪廓畫…………… (三三)
- 七 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 (四〇)
- 八 世界人民統一戰綫的前途…………… (四六)

## 反法西斯戰爭後的國際矛盾

反法西斯戰爭早已在西方和東方勝利的結束了。這是一個民主勢力反抗法西斯勢力的戰爭，所以在民主國家打败了法西斯國家，民主勢力戰勝了法西斯勢力以後，在整個世界上，我們差不多到處可以看見民主勢力所捲起的浪潮，可以看見民主勢力所爆發的火化。

不過，民主勢力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當牠踏過了戰勝法西斯勢力的第一個階段以後，却又走進第二個階段而碰到了另一個強大的敵人：反民主勢力。而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鬥爭就是現在國際間一個主要的矛盾。

★

提起了反民主勢力，我們首先要談到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

原來當全世界人民高擎着民主大旗而前進的時候，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以前，其實怕人民，怕民主的美國大資本家，却已叫美國準備退出民主陣營而阻止民主勢力的發展了。而到了這次大戰結束以後，生產發展，實力強大，地位增高的美國不但退出了民主陣營，並且還要（一）在經濟

十擴大市場，(二)在政治上獨霸世界，這便使得她成了世界反民主勢力的領袖。

成了世界反民主勢力領袖的美國，她所想領導的反動力量是：

(一) 美國本身的反動力量；

(二) 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力量；

(三) 小國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力量；

(四) 法西斯殘餘的力量。

在這裏，顯然的，一方面，美國不但要扶助全世界的反動份子，而且要庇護全世界的法西斯殘餘，另一方面，她又不但要向本國的人民進攻，而且要向全世界的人民進攻。有了金元做擴張政策的武器，有了原子彈做擴張政策的後盾，山姆叔叔似乎以為他已經成了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驕子」了。

再具體的說，怕人民、怕民主的美國大資本家，他們一方面運用共和黨的反動份子（以及民主黨的反動份子）和軍閥構成內部的反民主中堅，一方面運用英美集團構成外部的反民主堡壘。因此，美國內部的反民主勢力就盡可能的在經濟及政治兩方面制削並壓迫本國人民，破壞並打擊本國的民主勢力，甚至叫美國法西斯化。至于對外呢？美國帝國主義者除用「和平」手段奪取軍事基地以及侵略殖

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而外，並且：

第一，進攻東歐新民主國家；同時

第二，進攻法國及義國，打擊法義兩國的民主勢力；

第三，利用中國及菲律賓的反民主勢力壓迫兩國的民主勢力；

第四，更由于蘇聯是世界民主勢力的堡壘，如薩加也瓦所說，「蘇聯鞏固和平和安全，並保證各國獨立，堅決暴露好戰份子的政策，使她成了希望統制世界者的眼中釘」，不管美國親自出馬來反蘇或利用別國來反蘇，這都是不用說的。

不過，我們在這里要注意的，却在美國怎樣利用反蘇的招牌而打擊蘇聯以外的一切民主勢力。美國固然利用了這塊招牌加緊壓迫她國內的人民，同時她也利用了這塊招牌加緊進攻各國的人民。學會了希特勒的一套的美國帝國主義者，他們藉此來轉移國內外的人民視線，而鬆懈他們的注意力。

美國帝國主義者既以反蘇來轉移國內外人民的視線，鬆懈他們的注意力，而其她助紂為虐的國家，也曾藉此來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而打擊國內的民主勢力，並且還想藉此來打消國內的反美情緒。

因此，如果我們一味強調美蘇矛盾的嚴重以及美蘇戰爭的不可避免，那不是上了美國的當，就是上了美國傀儡的當。是的，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叫囂，現在我們有時又聽到了，可是貝奈斯的話却值得我們參考一下：「一次新的戰爭對於英國的意義到底會結束帝國的壽命；對於美國的意義到底會



成爲一種大災難而帶有社會上，經濟上及政治上不可預料的後果」；「至于蘇聯則向任何其他的國家一樣，確實需要和平，以圖復興她的毀壞掉的工業而繼續她的改造工作。」這就是說，美蘇英都不需要戰爭。

★

除去美蘇矛盾的實在情形而外，我們還要提及的是，上面所提到的英美集團，並不是意味着英美的利益完全相同。推開天銜說亮話，英美集團絕沒有消除掉英美矛盾，「在侵略者擴張着的美國帝國主義和虛弱了衰頹了的英國之間，正存在着尖銳的衝突。」（杜德的話）

不用說，英美集團之所以形成，主要的乃由于戰後英國在經濟上及戰略上迫切需要美國的援助，尤其是在經濟一方面，如美國貸款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就是一個例子。但是，就在這一方面英美矛盾反在深化。爲着增加商品的輸出以解決償付力量不足的問題，英國一方面要保持舊的市場如大英帝國的市場及歐洲的市場，一方面還要獲得新的市場。而美國爲着使國內的大批生產品得到出路以避免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她也要擴大市場。美洲的市場對於美國是更加重要了。並且美國還力圖恢復乃至擴大歐洲的市場，這是會使得英國頭痛的。而其更使得英國頭痛的是，拚命爭取新的市場的美國不但看重了中國的市場，並且看重了大英帝國的市場。在中國，美國固已逼得英國降到第二等的地位，就在大英帝國的範圍以內，美國也在利用一九四五年英美經濟協定上的條款，而準備一個排擠英國商品

的大鬥爭。

英字矛盾還不僅僅限於經濟一方面，同時也擴大到政治一方面。英國乃是一個擁有殖民地最多的國家，可是美國在戰時就已拒絕了英國提議由英美聯合托管全世界殖民地的計劃。而美國從戰時到戰後之不斷奪取軍事基地並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又不啻在實際上處處威脅着大英帝國的領土。此外從拉丁美洲，經過歐洲，中東，馬來亞一直到日本，英美也不斷爲着政治上的勢力而從事于隱然或顯然的鬥爭。

因此，當英美維持着一條共同戰線而抵制民主勢力的時候，當「在反蘇反共一方面大吹大擂的公開叫囂着」的時候，杜德正說得一針見血，「英國對那進退維谷的境界知道得很清楚：美國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的企圖，……在冷而且硬的實際上是同樣針對着大英帝國的。」

自然，「……在反蘇的叫囂愈顯然無效，而民主勢力抵制英美對於世界霸權的計劃愈有效力時，英美兩國利益的差異也就愈清楚了。」（塔金的話）而英國工黨「叛徒」之一再反對英國的外交政策，已反映出英國人民日益反對英國變成美國帝國主義在歐洲的前哨。

★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全世界的民主勢力是：

（一）蘇聯的力量，

(二) 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力量，

(三) 美國人民及英國人民的力量，

(四) 法義人民及中國人民的力量，

(五) 各小國人民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力量。

所以，當美國帝國主義對內向本國的人民進攻，對外擴大市場，奪取軍事基地，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以及向全世界的人民進攻時，這在一方面會擴大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矛盾，在另一方面會加深英美的矛盾，推進美國和歐洲新民主國家的矛盾，並且擴大美國和她所干涉的小國以及她所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矛盾。

至于美蘇的矛盾固然也是國際間的基本矛盾之一，但是我們只要冷靜的看清了「反蘇的叫囂」，就可以明白：

第一，現在國際間的主要矛盾是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矛盾，並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

第二，和美國利害關係上直接衝突得最厲害的，其實並不是蘇聯，而是蘇聯以外的國家，如「反蘇的叫囂」對於蘇聯至多只能成爲一種政治上的恐嚇，而對於其他國家則可能成爲一種實際上的干涉或侵略，即以這種政治上的恐嚇而論，蘇聯也是不怕的，在這裏，瓦爾加說得對：「蘇聯在國際政治

上的地位和任務有了激烈的變化，她的勢力和威望之增加而使她成爲世界上的一個強國，這就在她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了」；

第三，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矛盾的發展，還有可能緩和美國和蘇聯的矛盾，當然，這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

在全世界的民主勢力裏，中國所佔的地位是不低的，爲儘速求得中國的和平，民主和獨立，中國的人民不但需要一齊攜起手來反對國內的反民主勢力，而且需要同全世界人民攜起手來反對國外的反民主勢力——美國帝國主義。

## 最近國際形勢變化的軌迹

談過國際間的矛盾，接着我們就要談一談最近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國際形勢變化的軌迹。

當然，最近國際形勢的變化，可算是千頭萬緒的，可是我們如果把握住國際間一個主要的矛盾：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矛盾，那我們却可以在千頭萬緒的變化里找出一種軌迹來。

由於國際間存在着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並且由於蘇聯是世界民主勢力的堡壘，而美國是世界反民主勢力的領袖，同時國際間就出現了兩條道路：一條道路是國際合作的道路，一條道路是獨霸世界的道路。沿着這兩條道路來看最近國際形勢的變化，有三次大變化是最引起我們注意的。

★

國際合作的一條道路，本來是英美蘇在反法西斯戰爭里所走的道路，並且她們在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外長會議里所走的也還是這條道路。但是，生產發展，實力強大，地位增高的美國，却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而企圖走上獨霸世界的道路，因此，蘇聯在這次莫斯科會議里的成功便引起了美國的嫉視，美國前國務卿貝爾納斯在從莫斯科回到華盛頓以後之被罵得狗血淋頭，以及美國之彈起反蘇的老調，

都意味着山姆叔叔打算離開國際合作的道路。而國際形勢在一九四五年莫斯科會議以後所發生的第一次大變化，就在美國拉着英國共同對蘇採取了強硬政策。同時曾派馬歇爾使華的美國，也不願這次莫斯科會議對於中國的協議而間接或直接的干涉中國內政，使得中國的內戰一天天的擴大起來。

由于美英的對蘇強硬，更由于以美國為領袖的英美集團的形成，不管是在一九四六年年初的聯合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里，不管是在第一次巴黎外長會議或第二次巴黎外長會議里，也不管是在巴黎和會里，英國外相貝文和貝爾納斯對於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的態度，都可算是一鼻孔出氣的。貝文、貝爾納斯同莫洛托夫的不斷爭論，充分表明了美英在從合作的道路走向分裂的道路。而尤其值得注意的，便是美英進行軍事同盟的陰謀。

英美軍事同盟的建議，最初是由英國前首相邱吉爾在美國提出的。三月十五日，當邱吉爾到富爾頓（當時同他一齊去的還有美國大總統杜魯門）發表了反蘇，反和平，而主張英美締結軍事同盟的演說以後，英美當局在表面上雖然都表示冷淡，但實際上却都在鼓掌，因此，美英在對蘇強硬的明流之外，同時又產生了進行軍事同盟的暗流。

暗流第一次表現在加拿大總理金氏的開始英美軍事條約的談判，第二次表現在訪英的美國海軍上將李海及訪美的英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的談話這個條約的細則，第三次表現在美英聯合參謀本部的討論軍器標準化。等到英國工黨「叛徒」的一個領袖格羅斯曼在下議院里責問，英國「工人日報」發表

英國陸軍部發言人的談話，以及工黨「叛徒」的另一個領袖齊利亞庫斯又在下議院里，談到英美軍事參謀人員關於英美十年聯合防蘇，以準備另一個戰爭的計劃時，所謂暗流便變成了公開的祕密。

根據齊利亞庫斯在十二月二日的談話，和華萊士在七月二十三日給杜魯門的一封信，都可以看出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而且擁有原子彈的美國怎樣在拉攏英國，而實現獨霸世界的企圖，同時又反映出美國人民和英國人民怎樣在反對戰爭。自然，反對戰爭而使得美英好戰份子的企圖歸于失敗的，除美英的人民而外，還有其他各國的人民。

同時我們還要聯帶提到的是，對蘇強硬的美英，在一方面則進行打擊東歐新民主國家，在另一方面則主張拉攏德國，這特別表現在十月十九日邱吉爾的蘇黎世演說裏。他在這次演說裏曾主張建立歐洲聯邦，而把德國拉到英美集團以內作為歐洲反蘇的中心，後來他在英國甚至組織一個委員會來進行歐洲聯邦的運動。而貝爾納斯之到德國斯圖加特發表長篇濶論的演說，也顯出了美國拉攏德國的企圖，今年一月十七日美國共和黨外交顧問杜爾斯在全美出版業聯合會上的演說，不又是邱吉爾的蘇黎世演說的再版嗎？

★

由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到一九四六年的巴黎和會，如果我們看作莫斯科會議以後發生第一次大變化的期間，那麼，跟着我們就要注意最近國際形勢上的第二次大變化。這次變化是以美國華

萊士事件開了端，英國工黨「叛徒」事件助了力，而以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達到了頂點。自然，其間法國新憲法的被通過和法共在大選後的重占優勢，以及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不顧美英干涉而完成大選，這也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最近國際形勢第二次大變化的促成，主要的由于下面的三個因素：（一）全世界人民的反對戰爭及愛好和平；（二）英美矛盾的深化，尤其是在美國共和黨從大選里得到勝利以後；（三）蘇聯運用外交政策的成功。

由于全世界人民的一致反對戰爭而愛好和平，當國際間一切好戰份子或反動份子敲着戰鼓，叫嚷着戰爭的時候，他們始終遭遇着廣大羣衆的各式各樣的反對，這特別是表現在美英兩國的內部。

在美國，我們曾經看見反反蘇、反戰的浪潮一度洶湧着，而華萊士事件就可算是這個浪潮的中心。華萊士反對貝爾納斯的外交政策，反對美國同英國一鼻孔出氣而排斥蘇聯，反對美國同英國準備一個進攻蘇聯的戰爭。他這樣的反對曾得到美國廣大羣衆的響應。

在英國，我們也曾看見反反蘇、反戰的浪潮一度洶湧着，而工黨「叛徒」事件就可算是這個浪潮的中心。工黨「叛徒」反對貝文的外交政策，反對英國跟着美國跑而失掉獨立地位，反對英國追隨美國的反蘇政策而陷入于另一個戰爭之中。他們的這樣反對也曾得到英國廣大羣衆的響應。

而其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儘管美國在領導着英美集團，儘管英美在進行着軍事同盟的建立，可



是存在於英美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因此而緩和，反在共和黨勝利以後而深化。共和黨在企業上的主張自由競爭，以及他們對於國外貸款和關稅削減的採取保守態度，都是使得英國關心的事情。並且英國還關心着美國的經濟危機，如美國「世界新聞」雜誌的倫敦記者甚至這樣說：英國鑒於美國經濟危機的必然到來，她有着一種避免和美國政治聯繫過於密切的趨勢。

英美矛盾的深化，以及英國的企圖避免和美國政治聯繫過於密切，這在一九四六年年底的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裏就可以看出，因為他們在這兩個會議裏的步調是不一致的。不是嗎？在聯合國大會裏，當討論原子彈的時候，英國的態度時常和蘇聯的態度相同；在紐約外長會議裏，莫洛托夫和貝爾納斯的一次談話，竟促成了義，匈，羅，保，芬五國和約的順利解決。

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的成就是特別值得注意的。蘇聯關於普遍裁軍的建議之通過，各國之決定撤回駐西班牙的大使和公使，以及世界職工聯合會之在經濟和社會理事會裏有了發言權，這都不能不說是聯合國大會的成就；五國和約之成立，以及討論德奧和約的外長會議之決定在莫斯科舉行，這又不能不說是紐約外長會議的成就。由於這兩個會議的圓滿閉幕，我們可以說，國際間又開始走向合作的道路了。

不要忘記，上面所談的國際形勢第二次大變化，蘇聯運用外交政策的成功，也是促成這次變化的一个因素。在這里，蘇聯爭取和平的外交，不僅利用了英美的矛盾，而且還以一再的讓步來換得美英

的讓步，沒有這樣的讓步，美英和蘇聯之間的僵局就無法打開，而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也就不會有什麼成就了。

★

正由于國際間又開始走向合作的道路，而民主勢力對反民主勢力占了上風，不用說，反民主勢力是不會甘于失敗的。因此，就同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外長會議閉幕後發生逆流的情形一樣，在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閉幕以後也發生了逆流，而這就是最近國際形勢上的第三次大變化。「真理報」固曾援引過聯合國大會和紐約外長會議的成就，而證明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不同意見可以協調，但牠同時警告有思想的觀察家不能忽視列強在許多嚴重國際問題上的重要差異。「真理報」的警告本暗示今年三月十日閉幕的莫斯科外長會議要遭遇重大的困難，而杜魯門在三月十二日發表援助希土的演說（這在以下兩節里還要談到），除更增加這個會議的困難而外，却又推進國際間反民主的逆流。不過，只要我們明白最近國際形勢變化的軌迹，只要我們明白這次莫斯科會議以蘇聯的努力终于在次要問題上獲得不少的成就，那麼，最近國際形勢上的第一次大變化既能引起第二次大變化，則第三次大變化也會引起第四次大變化，這就是說，反民主勢力終究要失敗，民主勢力終究要成功。

## 今日的美國

我們已經常常談到美國了。老實說，這一個企圖獨霸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在這裏，自然，我們要注意美國的金元，要注意美國的原子彈，不過，僅僅注意金元和原子彈是不够的，我們除看清美國帝國主義的外衣而外，還要看透美國帝國主義的內層。

怎樣才能看透美國帝國主義的內層呢？要看透這樣的內層，則廷廷白宮的我們，又非廷一廷華爾街不可了，這就是說，我們除認識美國的政治而外，還要瞭解美國的經濟。

★

從經濟一方面去看美國，我們首先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華爾街的老板却也是一筆好買賣。戰時美國生產的擴大，比一九三九年超出一倍以上，就拿一九四六年的生產來講，牠也比一九三八年超出百分之五十，這表明了美國生產的增加既能滿足戰爭的需要，又能滿足國內人民的需要。再加上美國參戰的較遲，以及美國本土在戰時的未受破壞，就更使得美國可以經歷空前的「繁榮」，積累

大量的財富。因此，當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除去加拿大）都以戰爭而受到損失，而處於貧困的時候（不但戰敗的德國損失了她的財富約二分之一，就是戰勝的英國也損失了她的財富百分之二十五），美國却成了一個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不過，同時我們要明白：發了戰爭財的美國大資本家，儘管他們已經裝滿了自己的荷包，可是他們的胃口永遠是吃不飽的，怎樣維持他們的戰時利潤？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以後就成了他們一個重要的問題。這是一方面。再從另一方面來說，在這次大戰結束以後，美國的龐大生產如果找不到廣大的世界市場來容納牠，則這在美國一定會引起工廠不斷關門和工人大批失業的結果，而這便意味着經濟危機的到來。在事實上，美國所經歷的空前「繁榮」却是一種不正常的「繁榮」，就在「繁榮」的時候也還有一百五十萬失業工人，而戰後物價的飛漲和工人、公務員購買力的減少，都會加速終止「繁榮」的現象而使經濟危機迫近，尤其是在杜魯門取消物價管制以後。怎樣避免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機？這却又成了美國大資本家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不管美國大資本家企圖維持他們的戰時利潤，或企圖避免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機，這其實是一個問題，不是兩個問題，即：需要擴大市場。如果美國的市場能一天天的擴大，能由美國擴大到歐洲和大英帝國的範圍，擴大到全世界，那麼，兩個問題同時就都可以解決了。

由於美國大資本家需要擴大市場，一個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就需要成爲一個獨霸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在這裏，我們便要從美國的經濟一方面談到美國的政治一方面。

只要我們翻開現代帝國主義史一看，就可以看出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不外以經濟力量爲領導的力量，以政治的力量爲輔助的力量，而在這樣的國家的政府後面策劃指揮的便是大資本家，至於政府里的一切顯要人物如所謂總統，總理，部長等等，都不過是大資本家的工具而已。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既這樣，美國當然更不是例外。因此，美國大資本家在經濟上的需要，就應該由美國政府在政治上來滿足。

爲着明白美國大資本家策劃指揮下的美國政府，我們就不可不知道美國帝國主義政軍所賴以推行的主要機構以及美國大資本家和美國政府的關係。拆穿西洋鏡來講，美國的這個機構的核心，就是由一個大規模的金融資本的組織構成的，而其政治上的工具便是「老大黨」(Grand Old Party)所控制的共和黨。在大選以前，共和黨的反動份子曾和民主黨的反動份子構成了一條聯合陣綫，但在這條陣綫里佔重要地位的却是共和黨，却是共和黨的大亨胡佛，范登堡及杜威所領導的一派。而到了大選以後，會得到美國大資本家幫助的共和黨，便更一躍而成美國的第一個大黨，民主黨已經降爲一個少數黨。把美國第八十屆國會同第七十九屆國會比較一下，可以看出衆議院里的共和黨已由一百八十七席增加到二百四十九席，參議院里的共和黨已由三十七席增加到五十一席。此外共和黨的州長也由二

十三人增加到二十五人。從此胡佛、范登堡、杜威及塔虎脫的共和黨在美國的地位就格外堅強了。而其和這種共和黨一鼻孔出氣的，還有赫斯特、柏德森及麥考米克所構成的軸心。至於那不斷向共和黨屈膝的杜魯門政府，其主要任務就在執行美國反動派的政策，執行美國帝國主義政策。並且杜魯門政府除此而外還聽命於以李海為首的美國軍閥。

所以，在美國帝國主義政策上負責任的，第一便是大資本家，第二便是共和黨，第三便是杜魯門政府。

★

自共和黨勝利以及美國第八十屆國會舉行以後，杜魯門政府對內對外都一天天的更走上反動的道路。

在對內政策上，杜魯門當取消物價管制而減低工人的實際工資以後，更企圖以限定工人工資使美國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以約束工會，遏止罷工使美國人民的自由成爲問題。而杜魯門在三月二十二日的下蔭肅令，更表示他已公開的向美國人民進攻，公開的在國內反民主，反共。杜魯門爲着爭取在一九四八年競選總統的政治資本（自然，美國工人罷工示威及華萊士一流人大聲疾呼的壓力，對於杜魯門並不是沒有影響的），固曾一度否決過塔虎脫——哈特萊的反勞工法案，可是，當美國衆議院及參議院再度通過這個法案以後，他就立刻提出了盡力實施的保證。美國產業職工大會主席摩萊曾經說

：這個法案「便是走向發展法西斯主義的第一個真正步驟」。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的，在美國甚至也有法西斯組織從事活動，如目前美國三K黨的重新抬頭，以及反黑人，反猶太人，反工人趨勢的出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不用說，美國法西斯組織的存在，也是靠着美國大資本家和國會里孤立派的幫助的，因此，共和黨的勝利以及杜魯門政府的反動，又會助長美國法西斯主義的氣焰。在這裡，丹尼斯的話是語重心長的：「如果現在對於托辣斯和驕傲的共和黨保守主義的新攻勢不及時加以抑止使其失敗，那麼，共和黨里的最反動份子，以及把『美國行動委員會』當作中心的法西斯主義者，一定要奪取政權，並且由具有法西斯思想的獨占資本家開始獨裁恐怖統治。」

在對外政策上，馬歇爾之坐上國務卿的寶座，也只有使美國的外交繼續右傾，繼續趨於反動，繼續走向軍國主義。這就是說，美國一方面繼續干涉中國的內政，繼續對蘇強硬，另一方面却更露骨的扶助全世界的反動份子，庇護全世界的法西斯殘餘，有如福斯特所說：「美國國務院的確維護着佛朗哥的西班牙和頂頂反動的土耳其，保護着德國，日本及舊日其她法西斯國家里的法西斯商人，他是拉丁美洲的法西斯思想反動派的主要支柱，又是巴爾幹半島上新的人民民主國的親法西斯反對派的主要支柱，到處牠同梵狄岡的危險的法西斯牧師合作；在事實上，全世界的反動份子和法西斯主義者都希望美國及其盟邦英國的幫助，並且他們都得到幫助了。」而杜魯門發表援助希土的演說，又表示恐

國已公開的向全世界人民進攻，公開的在國際間反民主，反共，反蘇。

簡單一句話，不管是對內也好，對外也好，凡是美國大資本家所需要的，杜魯門政府就應該去滿足。

★

但是，在杜魯門發表援助希土的演說以後，這固然遭受到國外人民的反對，又在他下整肅令以後，這却也遭受到國內人民的反對。由此可見，當美國反民主勢力增加的時候，不但國際間的民主勢力會增加着，就是美國的民主勢力也會增加着。

談到了這裏，也許有人要提出問題了：當前美國大總統羅斯福死了以後，美國的進步力量不是已經分裂了，減弱了嗎？然則現在美國的民主勢力會怎樣會增加呢？

回答是：要明白現在美國的民主勢力會不會增加，我們却不可不先明白美國在共和黨勝利後的四種形勢，即：

第一、共和黨的勝利並不是壓倒的勝利，當時不但工人方面或美共方面也得到了一些勝利，而且有選民八百萬人未曾投票，其中大部分人是擁護羅斯福的；

第二、民主黨在大選後固已降為一個少數黨，但其中除反動份子如南方保守派及法萊，佛林，麥克海爾派所組成的集團而外，也有進步份子如奎萊士，培佩爾派在繼續努力，使民主黨進步，而且華



萊士不但繼續努力于民主黨的進步，甚至他還企圖使團結美國進步力量的美國進步公民會和被反動份子利用的美國民主行動會（羅斯福夫人是這個會的主要份子）聯合起來；

第三、再據美國極端保守的民意測驗局的測驗結果，證明美國許多選民對共和民主兩黨的路綫日益不滿，並且願意支持新的進步政黨，如果第三黨在成立後終于參加選舉，將有五百萬選票投給第三黨候選人，就是職工會會員也有百分之二十二表示贊成第三黨；

第四、美國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杜魯門政府因擴充軍備而加在人民身上的大量捐稅，牠在政治上對於人民的壓迫，以及牠對外的擴張政策，都會引起美國人民的大規模的反對。

就由于這四種形勢的存在，我們可以說：不但美國的民主勢力會增加，而且丹尼斯的話還可以實現，即：「形成一個廣泛的工人和進步份子的和平陣線，以及一個強大的、民主的、反獨占的大同盟」。

## 從門羅主義到杜魯門主義

美國大資本家在經濟上的需要之應由美國政府在政治上來滿足，其意義就是說：爲滿足美國大資本家在經濟上擴大市場的需要，美國政府便要在政治上獨霸世界。而杜魯門援助希土的計劃就在執行這樣的任務。

★

杜魯門援助希土的計劃，曾被稱爲杜魯門主義。這種主義却教我們想起了美國的另一種主義，那就是門羅主義。美國門羅總統曾主張西半球不容外人過問，而使得美國在門羅主義的一塊招牌下面有獨霸美洲的可能。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生產發展，實力強大，地位增高的美國，再不能以「西半球」爲限了，她要打開美國的大門，跨出西半球，而把東半球也包括在她的勢力範圍或利益範圍以內。瓦爾特說：「『西半球』是什麼呢？什麼地方才是『西半球』的邊境呢？我們改變了的看法應該是，美國任何利益遭遇危險的地方，就是我們國家安全地帶的界限。」正是一點不錯。

美國任何利益遭遇「危險」的地方，就是美國安全地帶的界限這句話，只要我們稍爲注意一下，

就會看出牠可以包括下面的三點：

第一，美國所謂安全，僅僅是一個騙人的幌子，牠在實際上乃指美國的利益而言；而且：

第二，這裏所談的美國利益，不但意味着美國已經得到的利益，同時意味着美國企圖得到的利益；

第三，因為美國利益含有已經得到的和企圖得到的兩方面，所以瓦爾特又曾露骨的說：「美國利益是遍及全世界的」。這彷彿是說，美國安全地帶在世界上並沒有界限。如果我們用杜爾斯在共和黨勝利後的話來說，那就是：「世界上的大多數人民，都渴望美國能保持那種領導權，而且爲着我們本身的利益，也應該保持這種領導權，因爲在一個盛行非美國理想的世界，我們是不會安全的。」

美國利益既遍及全世界，美國既應爲着她本身的利益而保持那種領導權，那麼，凡是美國利益遭遇「危險」的地方，美國安全地帶的界限就應擴張到那個地方，這當然是美國帝國主義應有的邏輯。在這里，美國帝國主義者可以用杜爾斯的話來說：美國不獨新世界是不會「安全」的。

以此，美國便公開的表示門羅主義在今日已經完全不行，同時她就明目張胆的實行無限制的擴張政策。單就美國所要求的軍事基地來講，無論是在太平洋或大西洋，美國已經佔有了數不清的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在煙波浩渺的兩大洋裏，如塞班，土魯克，小笠原羣島，琉璜羣島，琉球，菲律賓羣島，海軍羣島，所羅門羣島，關泰納摩，波多黎各，威爾京羣島，小安第列斯羣島等等，美國不但擁

有臨時性的基地，並且擁有永久性的基地（不談美國所固有的基地）。其次如美國佔領着的德國（一部分），日本本土，朝鮮（一部分）及奧地利（一部分）等國，在美國帝國主義的心目中雖然沒有算作什麼軍事基地，但也看作美國安全系統的主要據點。

自然，美國無限制的擴張政策，不僅需要冰島及丹屬格陵蘭，葡屬亞速爾，法屬新喀里多尼亞等地，而且需要大英帝國的領土或勢力範圍，她曾要求英國把卡吞島，聖誕節島及弗納弗提羣島轉讓，也會在伊朗，伊拉克及阿拉伯利用着英國的利益。甚至美國爲着她的「北極活動」還把英國自治領加拿大拉進她的軍事集團，而成立了美加軍事同盟。

這一切的一切，都表明了美國怎樣在走上獨新世界的道路。

★

美國走上獨霸世界的道路，杜魯門主義便起而代替了門羅主義。杜魯門主義是三月十二日由杜魯門宣佈的，在事實上，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杜魯門主義就開始了。

杜魯門在要求美國以金錢、物資及軍事技術來「援助」希臘和土耳其的時候，他曾這樣的對美國參眾兩院的聯合會議說：「我們要樂於協助自由的人民維持他們的自由制度和國家完整，以抵抗那些想強迫他們實行極權制度的侵略行動。」在這塊反共反蘇的招牌下面他所提出的具體要求是：（一）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以前的時期里，允許撥給希土四億美元；（二）授權派文武官員到希土兩國

協助他們復興並監督那援助的用途：（三）訂立法案，使政府能最迅速、最有效的用該款購買希土兩國「所需的貨物，供應品及裝備」；（四）授權派員指導並訓練希土兩國所選的人員，這可能是在美國的軍事訓練，如英國空軍在第二次大戰裏的受訓是。同時他還帶着恐嚇口吻來警告美國：「如果我們在這命運所繫的時間不援助希土，則其影響就要遠及於西方和東方」，「如果我們對於我們的領導權有所躊躇，那我們就會危害世界的和平，——而且我們一定會危害本國的幸福。」在這裏，顯然地，杜魯門所說的領導權，就是杜爾斯所說的領導權。

杜魯門之捧出一塊反共反蘇的招牌而主張美國援助希土，顯然騙不了任何一個人。在他發表了援助希土的演說以後，跟着英國「工人日報」就拆穿他的西洋鏡，而以爲「美國金元的實在目的在扶助搖搖欲墜的希臘統治者及土耳其獨裁者，並阻止民主勢力的進展。」更進一步說，「美國金元的實在目的」還不僅僅在於扶助希土的反民主勢力，而且在於扶助全世界的反民主勢力，「紐約時報」之指出「杜魯門所號召的行動將使美國實行一種積極的新外交政策，有着維持和平和秩序的世界性責任」，以及美國代理國務卿阿契遜之聲明美國將實行全世界的反對極權主義威脅各自由國家的政策，都可算是不打自招。再露骨的說，杜魯門的一塊反共反蘇的招牌就在掩飾美國獨霸世界的擴張政策，而他的反民主也是有利于這種政策的。

★

杜魯門之以一塊反共反蘇的招牌來掩飾美國獨霸世界的擴張政策，當然不僅僅在於以反極權國家的叫聲而把非極權的英國從希土趕走，也不僅僅在於以美國「主人」代替英國「主人」來控制希土，而使得兩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而且在於藉此來進行控制中東，控制歐洲，控制非洲及亞洲，這就是「新羣衆」雜誌所說的「美國帝國主義的痛苦着的野心」。因此，華萊士真講得對：目前美國所提出的程序單「如不加阻止」，就會使「大美帝國」從中國擴張到近東，從這一極擴張到那一極。

然則目前美國所提出的程序單究竟有沒有人企圖加以阻止呢？回答是，有！

先從希臘來講，儘管杜魯門自欺欺人的以爲希臘政府有打擊「暴徒」的需要，但希臘所有的民主人士都和華萊士的意見一樣，他們以爲希臘的真正問題在於以希臘人民的民主政府來代替那腐敗的傀儡政權。

再從全歐洲來講，值得注意的是西歐的英國和東歐的新民主國家，而英國人民的態度如「萊諾新聞」所表示的是：「我們不需要敵視美國，更不需要服從華爾街的新帝國主義」，此外東歐新民主國家的態度如英國「工人日報」所指出的是：「新民主國家像波蘭，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國，都堅決保持她們的獨立，極端反對金元的威脅，並熱烈主張關於國際友誼和正義的政策」。

最後更從全世界來講，杜魯門的話也是語重心長的，即：「美國之向每一自由的人民以及每一爲自由而鬥爭的人民挑戰，這是明白而清楚的，今天世界上的人民是醒了，他們都沿着自由之路而前進，

以重新建立他們的生活，並造成一種根據友誼和正義的新社會制度，曾以地獄之火燒燬希特勒的他們，是不會向金元的獨裁者低頭的。」

而且，杜魯門主義不但在國際間碰到了阻力，就在美國也碰到了阻力，如美國人民的反對，華萊士在國內外的抨擊，以及美國國庫的「不裕」，都是顯著的例子。那表示美國只在經濟上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華萊士不是把他看作杜魯門主義的「戰略撤退嗎」？

## 蘇聯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政策

現在，我們要掉轉筆來談談蘇聯了。

談到了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後的國際矛盾」一節裏，我們會引用過瓦爾加的話，指出「蘇聯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和任務有了激烈的變化，她的勢力和威望之增加而使她成爲世界上的一個強國，這就在她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了」。

據瓦爾加所說，蘇聯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和任務之發生激烈變化，以及她的勢力和威望的增加而使得她成爲世界上的一個強國，這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異於第一次大戰的重要政治因素之一；換句話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蘇聯已經成了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爲什麼？其原因大概有四個：

第一，蘇聯在德國侵略的時候受害最大，死亡最多，並且她在擊潰希特勒的戰爭裏打的最厲害，貢獻的最大；

第二，歐洲人都知道：救了歐洲的是蘇聯；



第三，蘇聯戰後五年計劃及經濟復興的成就，已使得她不必顧慮國際政治的一切複雜情形及障礙；

第四，更重要的是，蘇聯不但是戰爭裏的主力，而且是世界和平的堡壘。



蘇聯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遭受重大的損失和犧牲而仍成爲世界上一個強國，推開大窗說亮話，這不能不歸功于蘇聯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因爲在沒有失業現象，沒有經濟危機的制度裏，由於戰爭的結果而發生的任何大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不過，這並不是說，蘇聯所遭受的損失和犧牲，不經過長期的努力就可以補償。在這里，「新時代」雜誌的話是坦白的：「爲着醫治戰爭的創傷，爲着達到偉大的建設目標，蘇聯的人民同其他各國的人民一樣，他們需要一種安定的，永久的和平。」

是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一切國家的人民都需要和平，蘇聯的人民當然更不是例外。

因此，蘇聯爲保持和平而實行的政策就是和平政策，同時她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和平外交政策。日丹諾夫在蘇聯十月革命第二十九週年紀念日曾經說：「蘇聯在國際事件上的政策，是明白的，一定的。這就是努力於各國之間一種永久民主和平的政策，就是盡力在愛好和平的國家之間加強友誼合作的政策。」

在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日丹諾夫不獨談到了和平，並且談到了民主的和平。爲什麼日丹諾夫

要談民主的和平呢？民主同和平又有什麼關係呢？顯然的，一種安定的、永久的和平，不依賴民主的原則是不能維持的，這就是說，爲着維持一種這樣的和平，實行民主的原則是必須的，因爲一切都要爲人民的利益打算才行啦。

由於維持和平需要實行民主的原則，跟着我們又要注意另一個原則，那就是不平等的原則，牠也是維持和平及促進國際合作所需要的，而且真正的民主也需要真正的平等。斯大林在回答美聯社記者吉摩爾的問題時說：「我對聯合國機構極其重視，因爲她是一個維持世界和平及國際安全的重要工具，這個機構所含有的力量，乃在於牠以國和國間的平等原則爲根據，而不是以若干國家控制別國的原則爲根據」，他之關心平等的原則即此已可見一斑了。

自然，「新時代」雜誌說得對，蘇聯所談的平等，並不是煽動家所謂大國和小國相等，因爲，在事實上，洪都拉斯並不和美國相等，古巴並不和中國相等，蘇聯所要談的乃是聯合國憲章上所載的高尚原則，即：一切國家無論是大國小國，都有平等的權利，牠們的獨立和主權都應爲別國所尊重，也就是說，一切國家對於自由和獨立存在都有不可侵犯的權利。

有了民主的原則及平等的原則，然後世界和平才可以維持，國際合作才可以促進，並且國際合作的促進也有助於世界和平的維持，而這正是蘇聯的和平政策或和平外交政策所努力的。

提起目前國際的合作，不用說，這不但指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相同的國家合作而言，並且指社會

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各異的國家合作而言。然則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各異的國家究竟能不能合作呢？蘇聯的回答是肯定的。你還懷疑嗎？請聽一聽斯大林的話罷。去年九月廿四日斯大林對倫敦某星期泰晤士報記者威斯的回答是：「我不以為英美的統治階級能對蘇聯造成『資本主義的包圍』，至於她們是不是要這樣做，我們却無法肯定。……我毫不懷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這不但不會減少，而且還可能增加。」今年四月九日斯大林又這樣回答司徒森：「兩種經濟制度當然能互相合作，這兩種經濟制度之間的差異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因為所談的是兩種制度的合作。……美國和蘇聯的經濟制度並不相同，但是兩國並沒有交戰，而且在戰時合作了，假使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在戰時合作，那麼，為什麼不能在和平時期合作呢？」

因此，我們可以說，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是國際合作的障礙，蘇聯和美國的合作也是可能的，蘇聯和英國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也是可能的。



採取和平政策的蘇聯，絕不是空談和平，她會不斷為着和平而鬥爭，不斷為着民主的和平而鬥爭。自然，這不僅僅是為的蘇聯人民的利益，而且是為的一切國家人民的利益。

只要我們留心一下，就可以看出：不管是在聯合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里，不管是在巴黎外長會議或巴黎和會里，不管是在倫敦外長會議或紐約外長會議里，不管是在一九四五年的莫斯科外長會議或

一九四七年的莫斯科外長會議里，只有蘇聯是始終苦心孤詣的在爭取真正的國際合作和永久的和平，只有蘇聯的建議才如加林所說而為最民主，最進步的建議。

舉例子來說罷：

蘇聯不是堅決的主張消滅德義的法西斯主義，肅清德義及德國附庸的法西斯殘餘嗎？同時不是又主張消滅德國的軍國主義，剷除德國的戰爭潛力嗎？

蘇聯不是反對利用德國的法西斯殘餘力量及軍軍殘餘力量來實現反民主的企圖嗎？同時不是又反對利用德義的大資本家及其他反動份子來幫助法西斯主義者嗎？

蘇聯不是在對義、匈、羅、保、芬的和約里使得五國成為獨立的民主國家而不致充作別國的經濟附庸嗎？不是在討論德國問題時又企圖使德國成為獨立的民主國家嗎？

蘇聯不是反對外國軍隊干涉希臘，干涉印尼，干涉中國嗎？

蘇聯不是經常打擊佛朗哥，打擊希臘，土耳其的反動份子及日本，朝鮮的反動份子嗎？

蘇聯不是建議普遍裁軍，禁止原子彈，以終止各國軍備的競賽嗎？

簡單一句話：在上述的一切國際會議里，在在都顯出了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鬥爭，而其成了世界和平堡壘的蘇聯，同時也就成了世界民主勢力的堡壘。

★

由於世界和平堡壘的蘇聯同時就是世界民主勢力的堡壘，不用說，所有反民主勢力都是拚命作「反蘇的叫囂」的，尤其是美國。最近如杜魯門所發表的援助希土的演說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不過，不管美國或其他她助紂為虐的國家怎樣拚命作「反蘇的叫囂」，怎樣拚命造謠而醜謗蘇聯，可是加林的話却說得好：蘇聯曾從法西斯的野蠻主義下救了歐洲，而且她的和平政策是十億人民所瞭解的，由她的敵人，由和平及安全的敵人製造的一切荒謬的謊話和非難，在他們所欺騙的人民看來，實在太明顯是假的了。

## 世界民主勢力的輪廓畫

談過了蘇聯，跟着我們也要談一談的就是全世界的民主勢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既是一個民主勢力反抗法西斯勢力的戰爭，所以，當這次大戰結束即民主勢力戰勝了法西斯勢力以後，縱然民主勢力又走進第二個階段而碰到另一個強大的敵人——反民主勢力，可是現在「一個關於進步民主制度的巨大浪潮」（引用斯末資的話），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那個浪潮比較一下，却有顯著的不同，這就是說，牠們不但在廣度上不同，就是從深度來講，牠們也是不同的。不是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民主浪潮在廣度上不獨在掃蕩歐洲，而且還在掃蕩全世界，在深度上不獨包括所有的民主份子，而且包括極廣泛的羣衆。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民主勢力，其結果只有如齊利亞庫斯所說：「在兩次大戰之間幾十年裏，那會『盲目的掃蕩歐洲』的『進步民主制度』，竟一一傾覆而為獨裁制度所代替。有的是在戰後第一次危機以後覆滅的，有的是在大經濟危機以後覆滅的。其所以失敗的原因有兩個：（一）世界經濟危機及（二）工人階級裏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分裂。這種分裂就開了一個使反動派和法西斯反

革命勢力得到政權的缺口。」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民主勢力，則在杜德的話裏顯出了牠的廣度和深度而不可侮，即：「社會主義的蘇聯顯然是一個強國，她能充分維持本國的獨立及世界和平民主鬥爭的政治領導權，而絕不對美國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低頭或却步。國際工人階級的運動，已擴大到世界聯工聯合會的七千萬有組織的工人；共產黨的政治運動，已擴大到兩千萬有組織的黨員或多種民族的運動而有無數人服從他們的領導；世界解放運動的展開，已在各洲各國以多種發展形式並經過多種發展階級而為着共同的民主目標，民族自由及社會解放，經濟解放的目標前進。工黨的英國已代替了保守黨的英國；而且這還不過是深刻變化（英國危機迫切需要的變化）的開端罷了。共產黨在領導着一國又一國的大多數工人階級爭取民族自由及基本社會改造。歐洲新的人民民主國正重新形成牠們的國家和地位，而同社會主義的蘇聯，同世界民主勢力堅決聯合着。阿拉伯民族的中東及整個亞洲都向自由之路前進着；而最近的亞洲會議就顯示了一個新世界的新興民族。中國共產黨正領導着中國的民主鬥爭，在解放區裏已經有了一億五千萬人。拉丁美洲也有不少人在前進着。」

★

在不可侮的世界民主勢力裏，除去牠的堡壘蘇聯而外，我們首先應該注意的，便是杜德所指出的「歐洲新的人民民主國」，或東歐新民主國家，如南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捷克，羅馬尼亞及匈牙利是。

在南斯拉夫，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大選及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大選，已經鞏固了民主勢力而使鐵托所領導的政府能走上新民主的道路，訂立了新的憲法，實行了土地改革的政策。

在波蘭，一九四六年六月的大選及一九四七年一月的大選，也使得民主勢力終于戰勝了反動勢力而得到重大的勝利。走上新民主道路的波蘭，已把主要的工業收歸國有了。

在保加利亞，由于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大選，代表民主勢力的愛國陣綫也得到了重大的勝利，而反動勢力則喪失了人民的同情。那任新政府總理的季米特洛夫，正在使保加利亞向民主改革的道路前進。至于捷克呢，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大選裏，共產黨的票數甚至比貝奈斯所領導的社會黨的票數超過一倍，而新政府的總理就是由捷共領袖哥特瓦爾德充當的。無論從土地改革一方面或工業國有一方面來看，都顯出捷克在新民主道路上的地位是不落後的。

再就羅馬尼亞來講，他同保加利亞的情形有相類似的，地方，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大選，也決定了民主黨派的勝利和反動黨派的失敗。

最後如匈牙利，儘管反動份子的陰謀會使得小地主黨在大選裏佔有大多數的席位，儘管這兩方面會狼狽爲奸的一再企圖奪取政權，可是反動勢力終究敵不過民主勢力而歸于失敗。

在上述六國裏，由于民主勢力的勝利以及反動勢力或反民主勢力的失敗，我們不能忽視的是：

第一，共產黨多成爲最大的政黨，否則他們在實際上也居于領導的地位。這表示他們在反法西斯



戰爭裏都是「爲人民自由而鬥爭的可靠，勇敢，自我犧牲的戰士」（引用斯大林的話），所以才得到羣衆的信任；

第二、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合作，顯出工人階級的政黨的團結；

第三、所實行的國有和英國的國有不同，後者並沒有變更國家財富及國家收入的分配，因爲財產所有人所能得到的補償，幾乎同他們以前的收入相等，但前者則澈底變更國家收入的分配，而把（國有的）生產工具的舊主人的利益犧牲掉；

第四、同蘇聯一樣，「絕不對美國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低頭或却步」，如捷克的三年經濟計劃，保加利亞的二年經濟計劃及南斯拉夫的五年經濟計劃等，就在不要一個美元而使本國的經濟自力更生；

第五，誠如甘德所說，「同社會主義的蘇聯，同世界民主勢力堅決聯合着」，而在外交政策上也採取了民主政策及和平政策。



我們要知道：蘇聯的勢力和威望的增加而使得她成爲世界上的一個強國，固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異於第一次大戰的重要政治因素之一，而歐洲各國共產黨勢力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却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以異於第一次大戰的重要政治因素之一呀。

說歐洲各國共產黨勢力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自然不僅僅限于東歐新民主國家，而且還談到西歐

，南歐和北歐。

在西歐，如比利時和荷蘭，共產黨的勢力都在增加，但其能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却是法國，因為法國民主勢力的發展是可驚的，一九四六年十月的全民投票通過了新憲法，而十一月的大選就使得法共又得到最多的票數（一九四五年十月選舉議員參加制憲會議時，法共所得到的票數是最多的），成了最大的政黨。雖然杜魯門主義和法國反動份子的裏應外合曾把五個共產黨團員排出了內閣，但是法共一定還會以政府裏一個政黨的資格，而為着他們所發表的宣言繼續鬥爭，即：擁護工會所提出的增加工資要求，反對在法蘭西聯邦以內繼續進行武力政策，主張大事裁減軍費以平衡國家預算，以及推行使法國可以獲得魯爾煤斤和賠償的外交政策。並且法共的鬥爭不但會不斷吸引社會黨的左傾工人而爭取工人行動的一致，同時還會影響其他各黨的進步勢力或中立份子一齊來反對反動勢力，反對勾結美國企圖實現個人獨裁的戴高樂和他的「法國人民同盟」，反對美國帝國主義。

在南歐，義國也值得我們注意一下。義國民主勢力的發展，不用說，義共的力量也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因為他不獨有着二百二十萬的黨員，而為領導的政黨之一，並且控制着那代表七百萬工人的總工會，何況他還同社會黨左派密切合作呢。雖然義國的反動份子同法國的反動份子一樣的把義共及社會黨左派排出于內閣之外，以博得美國的歡心，但是共社兩黨對於加斯波里所組織的右派新閣之聲明反對，以及進行義國所有「真正民主份子」的團結，却又顯出義國的民主勢力在準備打擊義國的反動

勢力和美國帝國主義。

即以北歐各國或斯堪的挪維亞國家而論，共產黨地位的提高也意味着民主勢力的發展。

★

談起東歐的民主勢力以及西歐、南歐的民主勢力，他們對於美國帝國主義都是一致反對的，北歐的民主勢力自然也不是例外。不過，這並不是說，美國人民也在他們的反對之列。不！美國人民却是美國的民主勢力，却是東歐的民主勢力要堅決聯合的，也是西歐、南歐及北歐的民主勢力要堅決聯合的。我們不是說過嗎？由於美國在共和黨勝利後存在着四種形勢（見「今日的美國」一節），「不但美國的民主勢力會增加，而且美共領袖丹尼斯的話還可以實現，即：『形成一個廣泛的工人和進步份子的和平陣綫，以及一個強大的，民主的，反獨占的大同盟』」。一旦這個同盟實現，牠一定會在世界民主勢力裏成爲一枝強大的生力軍。

此外英國人民我們也不能忽視。英國外相貝文的外交政策固然更會使美國準備做「英帝國的繼承人」，可是如朴德所說，「真正的繼承人」決不是美國，而是英國人民，也就是英國的民主勢力。在這裏，朴德正說得一針見血：「三月初在倫敦舉行的大英帝國共產黨大會有一個意義不差的教訓是，大會已顯示了人民運動的新興力量，而人民運動正以密切的友愛的諒解和合作向前推進，要在臨危的帝國所有領土裏來接收主權。」如果這種運動成功，牠一定也會在世界民主勢力裏成爲一枝強大的生

方軍。

★

最後，我們還要注意的，是屬望于英國人民的杜德，不是也屬望于中國人民嗎？他不是說「中國共產黨正領導着中國民主鬥爭」嗎？因此，當我們預料美國人民及英國人民會在世界民主勢力裏成爲一枝強大的生力軍時，我們中國人是不應忽視自己的。

## 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

我們在上節裏曾經說過：「現在『一個關於進步民主制度的巨大浪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那個浪潮比較一下，却有顯著的不同。」這是談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民主制度。在這節裏，我們不妨再說一句：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殖民地問題而論，牠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殖民地問題也是顯然不同的。巴恩斯說：

「在一九一九年，講和者的頭痛的事情之一，就在處置舊日德上所支配的殖民地。而委任統治制的創立便作為解決這個問題的嘗試。

「現在的問題而由聯合國大會在十二月裏討論的，就更複雜了。我們所要找到某種適當的處理辦法，不但有關於從前敵人的屬國，並且有關於整個的殖民地帝國，而首先則有關於委任統治地，……聯合國的托管制，便表示了目前國際間把握這些更廣大問題的努力。」

這難道不可供我們參考嗎？巴恩斯的指出「某種適當的處理辦法」的需要，「不但有關於從前敵人的屬國。並且有關於整個的殖民地帝國」，正表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殖民地問題，並不是局部的問題

，而是整個的問題，同時也反映了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普及和深入。自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力量，也是全世界的民主努力所不可缺的一個有機部份。

★

提起目前國際間把握更廣大的殖民地問題的努力，我們一方面固然要談到聯合國的托管制，一方面却也不應忘記羅斯福的努力，因為他不僅在「大西洋憲章」公佈後力圖表明美國援助英國並非等於美國在英國殖民地制度上簽字，並且還開始草成一個計劃要把聯合國的托管制擴大到一切殖民地，而使得他們能按時獨立。他以為殖民地制度就意味着戰爭。不過，當他一死以後，不但英國當局撕毀了他的草案，而企圖瓦解英、法、荷各帝國，尤其是大英帝國。英美的矛盾，我們在這裏又看出來了。

不管英國怎樣盡力保持大不列顛的殖民地帝國，也不管美國怎樣企圖瓦解英、法、荷各帝國，法荷怎樣同英國一樣的也盡力保持她們的帝國，更不管聯合國的托管制怎樣被帝國主義國家利用作侵略的外衣（特別是不斷奪取軍事基地並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美國；而在去年的聯合國大會裏，甚至南非聯邦還公開要求合併前德國殖民地：西南非洲，因為西南非洲自一九一九年起曾由國聯委任南非聯邦統治），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過和結束却深深影響了殖民地的人民，而引起他們心理及行動上的大轉變，如英、法、荷三國及美國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上失掉她們的地位，日本之佔領緬甸

和馬來亞等地並且大規模毀壞那裏的物資，非洲、西印度及中東之釀成空前的通貨膨脹並且嚴重的缺乏食品，以及殖民地人民之參加抗戰而在軍隊裏獲得作戰的技術和經驗，蘇聯的勢力和威望之增加而更有助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歐洲之出現新民主政府而代替那些服從帝國主義國家的反動政權，再加上聯合國的領袖之宣佈民族自決權，這一切都算是直接或間接的推進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顯著因素。誰沒有看出這些因素，誰就不能瞭解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也就不能瞭解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

## ★

事實最雄辯，我們再來談一談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事實罷。

先從大不列顛的殖民地帝國談起。

在印度，反英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出。英帝訪印團之以「可笑之自由」敷衍印度人民的請求，以及這個團和印度國民大會黨、回教聯盟在西姆拉舉行會議之失敗，只有更促進印度爭取獨立的鬥爭。今年二月，英國首相艾德禮雖然聲明英國在一九四八年六月把印度政權移交給印度人民，可是英國之在八月十五日起使得印度分裂為國民大會黨的「印度斯坦」和回教聯盟的「巴基斯坦」，以及支持海得拉巴德和特拉克爾兩藩邦的「獨立」，却顯出英國對於印度仍然是實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無疑的，印度人民需要進一步爭取他們的統一和獨立呢。

在緬甸，反英運動和獨立運動也在不斷進行着，「緬甸人民自由同盟」爲着這種運動曾吸收大批的會員並動員緬甸志願軍。儘管英國企圖用懷柔和分化的政策來緩和並打擊緬甸的獨立運動，但是緬甸人民絕不滿足于自治領的地位，而一定堅持完全獨立的要求。

在馬來亞，民族解放運動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英國的壓迫，縱然可以破壞馬來亞人民的民主政權，然絕不能消滅他們對於解放和自由的要求。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埃及的反英運動以及英美矛盾所形成的巴勒斯坦問題。

再談到法國的殖民地，其最使得我們關心的當然是越南。越南的獨立運動和獨立鬥爭已經發展到越南人民的武裝抗法。不錯，法軍曾殘酷的消滅越南戰士，可是「越南獨立同盟」所領導的武裝部隊却一再給法軍以重大的打擊，而使得法軍縱有英軍和日本軍援助也不能結束越南人民的解放戰爭。無論法國反動份子怎樣企圖以武力和分化的政策來破壞越南民族的解放運動，無論法國總督達尚里安怎樣撕毀法越臨時協定（一九四五年三月成立的）而且還在交趾支那造成了「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國」，無論法國新任駐越特派員波拉特又怎樣命令法軍堅持武力政策，但是越南的完全獨立不達到，牠的獨立鬥爭是不會停止的。

就以荷蘭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亞而論，牠的獨立運動和獨立鬥爭也會發展到印尼人民的武裝抗荷，印尼社會主義青年團及一百三十個團體之擁護印度共和國總統蘇卜諾爭取印尼的完全獨立，這對於



荷蘭確在是一種重大的打擊。在荷印戰爭裏荷軍也會得到英軍的援助，可是印尼的軍事力量却使得荷蘭要和印尼成立「荷印協定」，組織印尼合衆國，不過這個已經表明荷蘭對印尼「分而治之」的政策如何，荷蘭却還想撕毀。就是荷蘭和印尼在今年三月裏成立的協定也還沒有顯出荷蘭的誠意。惟無論如何，印尼的完全獨立不實現，她的獨立鬥爭還是要繼續下去的。

最後，除去印度，緬甸，馬來亞及越南，印尼等地而外，在菲律賓，在朝鮮及中國，我們却又看出了另一方面美國和反動勢力的狼狽爲奸以及另一方面民主勢力爭取民主獨立的鬥爭，特別是在中國。



由於上述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事實（尤其是亞洲），我們更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民族解放運動遠非第一次大戰以後的那種運動所可比。瓦爾加說：「在會受希特勒佔領以及資產階級曾和佔領者合作的國家里，反抗佔領者的運動就不可避免的也成了反抗該國大資產階級的運動」，我們也可以說：在會受日本佔領或威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佔領者或準備反抗的運動，就不可避免的也成了反抗殖民地半殖民地舊統治者的運動。

無疑的，現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並不是孤立的，還不僅因爲單單印度，印尼及越南所發生的事情，再加上中國的內戰已使地球上的一半的人處于「風雨同舟」的狀態之中，而且因爲勢力和威望增加的蘇聯又是這種運動的真正支持者。加林說：「作爲聯合國組織一份子的蘇聯，很願意使一切

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裏幾萬萬人民利益的問題，都能得到民主的合理的解決」，這就是一種證明。

看！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正方興未艾。看！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一定會有打倒整個帝國主義的一天。

## 世界人民統一戰綫的前途

在上面七節裏，我們已經從「反法西斯戰爭後的國際矛盾」談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而總括起來說，現在國際間可以使得我們明白看出的主要矛盾，既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也不是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這特別是英國工黨所標榜的）及資本主義的對峙，而是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矛盾。倘若用朴德的話來說，走民主的道路，就是走民族獨立的道路，也就是走和平的道路；反之，走反民主的道路，就是走民族屈服的道路，也就是走戰爭的道路。

★

在民主勢力和反民主勢力的矛盾裏，生產發展，實力強大，地位增高的美國，固然成了世界反民主勢力的領袖，可是，只要我們看一看美國國內外的形勢，就可以看出：

- (一) 美國政府和人民的矛盾；
- (二) 美國和她所干涉的小國以及她所侵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間的矛盾；
- (三) 美國和歐洲新民主國家之間的矛盾；

(四) 美國和英國之間的矛盾；

(五) 美國和蘇聯之間的矛盾。

因此，杜德所列舉的帝國主義的五種困難而由福斯特在「大英帝國共產黨大會」一文裏指出的，如：

(一) 德、日、義的傾覆，蘇聯及歐洲新民主國家力量和影響的增加，都減弱了帝國主義；

(二) 聯合國儘管目前有許多缺點和弱點，但牠的設立却反映出一種新的世界均勢。而在許多方面不利于帝國主義的列強；

(三) 蘇聯在世界上的影響和領導任務的加強，這對於殖民地人民有特殊的意義；

(四) 各國（包括帝國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力量，民主進步勢力的加強，這大大幫助了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

(五) 殖民地人民自己的不斷起義，這對於殖民地解放的將來極其重要；

不但會促進大英帝國內部的矛盾，而且更會促進美國國內外的矛盾，何況美國還有那行將爆發的經濟危機呢。

★

再換一方面說，正由于美國國內外有五種矛盾的存在，美國對內的壓迫和對外的擴張必然碰到的

阻力是：

第一，美國人民所形成的統一戰線；

第二，全世界人民所形成的反美統一戰線；

尤其是在杜魯門主義出現以後。這就是華萊士所說的，杜魯門無條件援助各反蘇（在事實上便是反民主）政府的計劃，會使全世界聯合起來反對美國，並且會使美國內部分裂。

當然，美國統一戰線的形成，固還有待於美國工人階級和民主人士進步份子之努力，而世界統一戰線的形成，也還有待於（一）蘇聯的號召和領導，以及（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民主人士進步份子的努力，（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和民主人士進步份子的努力。

在形成世界統一戰線的第一個條件裏，我們認為和蘇聯休戚相關的歐洲新民主國家，一定會追隨蘇聯而參加這個戰線。

在形成世界統一戰線的第二个條件裏，我們認為最需要爭取的是英國，其次是法國及義國。這就是說，要以英國人民統一戰線使英國政府真正改變貝文的外交政策，改變貝文路線，俾由目前英蘇的接近而達到英蘇的合作；並且要以法義兩國人民的統一戰線使兩國的「排共」政府改組為名副其實的聯合政府，而徹底剷除掉戴高樂路線及加斯波里路線。這樣，英、法、義三國才有參加世界統一戰線

的可能。

在形成世界統一戰線第三個條件里，我們更要注意的，中國人民統一戰線對於和平，民主，獨立的爭取，確實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里佔有領導的地位，尤其是對於東南亞民族的解放運動。因此，中國人民就應領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來參加世界統一戰線。

而且我們所談的這個世界統一戰線，如果更廣義的談，就是美國統一戰線也是包括在這個戰線以內的。

★

無論如何，上述的世界統一戰綫（包括了美國統一戰綫）會有形成的一天。這個戰綫對於美國的影響可能是：

第一，一方面使得美國大資本家再作冷靜的考慮，一方面幫助美國民主勢力壓迫他們的政府改弦易轍，而由杜魯門主義回到羅斯福路綫，由獨霸世界的道路回到英美蘇三強合作或國際合作的道路，以實現真正的世界民主，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

第二，如果美國政府並不因此而作懸崖勒馬的打算，那麼，所謂杜魯門主義就是真正孤立的主義，所謂獨霸世界的道路就是完全孤立的道路，而美國到了完全孤立的一天便意味着她到了完全失敗的一天。